对一朵花微笑

□刘程亮

刘程亮

刘程亮，作家，居新疆。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等。《我改变的事物》等多篇散文入选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中小学语文教材。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摊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

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

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

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

后来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的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

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

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

楼山坑的玉米饼

□慢游峡

早就闻知楼山坑的玉米饼很好吃，邻居也屡次邀请去尝一尝，都未成行。这次，又有朋友相约，遂欣然前往。

早年做记者时，跑过永康不少地方，却从未到过楼山坑，甚至都没听说有这么一个村庄，可见一直来它都是默默待在山里与世无争。现如今，却因了一款土得掉渣的玉米饼，竟渐渐红火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朋友发来定位，告知在西溪下高速后，还要跑上8公里才能到。走这么多路，就为了吃平常不过的玉米饼，真有那么值得吗？

谷雨时节，最是人间四月天。一路行来，远山如黛，近观苍翠，各种野花缀开其间，红白黄绿，生机勃发。飞鸟也格外殷勤，鸣叫着飞来串去，满目都是春色。下了高速，开上龙山大道，又转入村道，山里味道渐次浓郁起来。现代社会，不仅提供了公路、汽车，更有北斗卫星提供的精准导航，什么旮旯都能抵达。村道七弯八拐，若如以前靠地图指路，靠嘴巴问路，那是极易迷路的。

过了黄溪滩、壶坑洞，看见四大坑水库。这是当地人的饮用水源，立有警示牌，告诫不可行污染之事。此处路分两条，向上通往上马横沿，往下才是去楼山坑。途中，曾见不少农妇蹲在田里干活，之后问了知情人，得知十有八九是在种药材。西溪山清水秀，素有种白术、贝母等药材的传统，尤以棠溪、柏岩为最。既有本乡人种植，也有隔壁磐安县的人过来承包，是乡民的一宗收入。

终于到了楼山坑，下车就感觉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只见三面环山，树木葱茏，一条小溪从山中穿出，哗哗作响，一看那水是可以直饮的清澈。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碰见一个阿婆，就与她攀谈起来。她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篮里盛满翠草，鲜嫩欲滴。我拿起一片看看闻闻，问她是什么。她说

玉米饼人家

是苦叶菜，刚山上摘的，有点苦，喜欢的人很中意吃的。我相信这个绝对没有污染，在泉水叮咚的山溪里洗涤，这份天然是城里根本无法享受到的。我问，这条溪水夏天也这么丰盈吗？她说一年到头，除了发大水，都是这样。村里从上游接了自来水，村里人就吃这些山脉水的。我下去舀了几捧水，清亮润凉，如绸缎在手中滑过，止不住满腹羡慕。环顾四周，村子不大，估计百来户人家，公路到此堵头，翻过山去就是新楼铜山。现在实现村村通公路，每天有早中晚三趟公交车，极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村里居然有两家饭店，还有停车场，可停二三十辆车，可见时常有外人来。果然，一打听两家饭店都已预定了不少客人。我们吃的楼山坑山庄，订了六桌。说是山庄，其实就是农民的老房子，围墙爬满绿植，楼沿挂满腌肉，门口大树下，有两个村妪在卖土特产，黑豆黄豆赤豆。她们说，赤豆是山上摘的，纯野生，14元一斤。洋芋片、水菜丝、生姜娘，霉干菜有好几种，其中一种田苋晒的，倒也稀罕。我问买的人多吗？她们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看客人的兴趣。反正没事，都是自己种的东西，摆在这里，能卖多少是多少，若没带钱，可以扫码。

开席了，先上来各色菜肴，腌肉、腊肠、土鸡、竹笋、咸菜、豆腐……介绍说都是自家的土味。看豆腐，我就信了，煮得满是蜂窝孔，这么会发的豆腐，市场上是不易买到的。

传说中的玉米饼，终于上来了。服务员手托一小斗，从门外进来，人未到，香已至，一股玉米的清香洒遍全屋。来到桌前，她把斗角一斜，一锅玉米饼呼啦啦倒入桌中的米筛里，说是有20个，刚出锅，趁热吃。看着黄澄澄、热腾腾，又带着斑斑点点焦色，像极小时候农家大锅里烤的样子，立马勾起食欲。抓起一个，放嘴里一咬，果然好吃。香甜软糯，原汁原味，敷上霉干菜、豆腐乳，又别有风味。谈笑间，一连吃了五个。同桌有个小女孩，原以为她不会吃，竟也吃得津津有味，看来这玉米饼的鲜美，诚不我欺。饭毕，一桌人干掉了三锅玉米饼，一锅米粉饼，有几个没吃完也打包带走，不舍留下。

山庄是极简陋的，菜肴也都是农家的色香味，却吃得心满意足。我心想，赶了这么多路，到公路尽头的山坑角落，来吃不登大雅之堂的玉米饼，凭啥？许是在城里呆腻了，车水马龙的纷扰，灯红酒绿的嘈杂，反衬出了楼山坑深山冷岙的天趣，泥墙土瓦的质朴。清静、无为、安步当车，其实是人心灵深处一种最原始的精神需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从古至今，于滚滚红尘之外，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从未断绝过。正是这份呼唤，楼山坑的玉米饼便有了家常便饭的万般柔情，有了让人放下一路风尘，前来重温乡愁的无尽价值。哪怕行迹匆匆，哪怕来了就返，其实，不只在它好不好吃，值不值当，更在它承载了屋顶炊烟、小桥流水、夹岸野花、远离喧嚣的满足。

要不，除了此，还有什么呢？

我看到扑面而来的大海

□飞沙

我看到扑面而来的大海
我听到干净的沙滩格格笑着
我被你温柔而有力的胳膊挟持
我闻到你铺天盖地的香气
感谢你带来了所有春天和夏天

在阴霾密布的天气
在晴朗却又沉重的日子
把少女清澈的美丽给我
把母亲一往无前的坚强给我
让我重新复活那些有力的词语
生命 希望 飞翔
善良 激情 互助
青春和临终的爱

把你忘我的光辉给我
把你起舞的韵律给我
为你学着写一首欢乐的诗
为你拿起画笔
笔尖笑一个笑一个

把你画在我的额头
把你贴在我的胸前和后背
让前面的人看到你
让后面的人
远远就认出你
所有人都喜欢我
因为所有人都是你的宝贝

我活着就是为了遇见你
我愿意放下身上几千年的沉重
我愿意所有的金子都是退潮的泡沫
其实我不需要金子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沉重

不需要盛唐归来
不需要大宋复辟
阳光热烈而热情
远方丰满而浩荡
我只要你大海是大海的波涛
只要你大风是大风的歌唱

我看到扑面而来的大海

桃花露

□张乾东

起早一些，再早一些
你就会看到桃花上
粉粉的露水

你还能看到粉粉的自己
粉粉的人间。这多像
你错过的那么多美好

风轻轻一吹，它们便惊艳转身
滑入尘埃。那几乎可以被
忽略的落地声，你把握住了
它轻轻地叹息吗？

一枝桃花

一棵桃树开着那么多枝花
伸入人心的往往只有一枝

他坐到花枝下，有些花儿
就情不自禁在他眼前
颤颤乱飞。他微微一笑

世间的美好，无非几朵桃花
无意间碰伤他
蓄谋已久的情术……